

【马克思主义与现代性问题研究】

马尔科维奇对马克思伦理思想的探究

胡雪萍

(哈尔滨工程大学 德育与青年心理研究中心, 黑龙江 哈尔滨 150001)

【摘要】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南斯拉夫实践派代表人物马尔科维奇对通过否认事实、道德、规范与价值的内在关系来否定马克思伦理思想的思潮进行了深入批判。在他看来,马克思强调道德作为一种依托事实的规范,彰显特定的价值,蕴含着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普遍的人类道德是以特殊的形式与各种阶级特征相联系的,这些思想集科学性与道德责任于一体。否认马克思伦理思想的本质在于以缺乏历史特征的普世价值遮蔽马克思所提倡的阶级差别。

【关键词】马克思; 伦理思想; 实践; 道德

【中图分类号】B089.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3541(2011)04-0108-04

Study on Moral thoughts of Karl Marx from Markovic

HU Xue - ping

(Research Center of Moral Education, Harbin Engineering University, Harbin 150001, China)

Abstract: Mihailo Markovic, a theorist of Eastern European neo-Marxism and a famous philosopher of Yugoslavian "Praxis Group", criticized that denying Karl Marx's moral thoughts through negating the inherent relationship among facts, moral, norms and values. Mihailo Markovic announced that in Marx's view, moral is a kind of norm based on facts, it shows the particular value and contains social dominant ideology. General moral always interacts with a variety of classes via special form. The purpose of this denying is trying to cover up the differences among different classes.

Key words: Moral thoughts of Marx; Praxis; Moral

加拿大约克大学马克思研究专家艾伦·伍德提出,许多理论家强调马克思在其早期作品中,曾经阐释了道德、义务的内容,或者至少暗示过一种道德理论,但是成熟的马克思放弃了其青年时代的道德观,坚持以科学的方法对资本主义进行分析、解读和批判^[1]。据此,这些理论家提出马克思是价值中立的科学家或者是不谈及任何伦理问题的革命者。伍德此言拉开了理论界对马克思伦理学思想是否存在的争论的序幕,这种争论也涉及马克思早期和晚期思想是否存在断裂的讨论^{[1] (p. 288)}。倡导马克思思想连续性的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理论家马尔科维奇对此进行了深入分析。

一、马克思伦理思想的确认

马尔科维奇一直强调,哲学家不总是只解释世界。或多或少,他们也在改变着世界,哲学研究的具体方式

就是坚持政治的哲学化以及哲学的伦理化,马克思伦理思想为这一结合指明了方向。

在马尔科维奇看来,虽然相对于马克思晚期作品中伦理思想的明确程度来说,马克思在其早期作品中对伦理学概念的阐释的确有些模糊^{[2] (pp. 201-224)},但毫无疑问,总体而言,马克思已经把社会科学和道德批判同时融入了社会批判理论之中。早期的马克思十分重视对资本主义进行道德批判,成熟的马克思以同样的道德视角着重对资本主义特征及运行方式进行分析,并预示社会主义将彻底地否定和替代它。即便马克思从未对实践这一最高道德规范进行全面彻底的界定^{[3] (p. 64)},并且在文字表述上也逐渐弱化,但源自青年时期的马克思思想的实践内涵从未改变过,实践理想始终如一地作为一个看不见的手隐藏在马克思对社会分析和批判的价值判断之后。^{[4] (p. 527)}成熟的马克思更关注深刻分析事实的真和

【收稿日期】2011-05-04

【基金项目】黑龙江省社科规划重大委托项目(08A-002),黑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项目(10D016),自由探索项目资助(HEUCF10年1328),哈尔滨工程大学德育与青年心理研究中心科研立项(HEURS0938)

假,科学地解释贬损人、轻视人的资本主义道德缺失的原因,真正地改变世界,而不再详细解释和描述某一道德规范。

在马尔科维奇看来,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三卷中曾把实践作为道德规范,即实践作为目的本身的人类能力的发展,是人类进入自由王国的唯一方式。“事实上,自由王国只是在由必须和外在规定要做的劳动终止的地方才开始;因而按照事物的本性来说,它存在于真正物质生产领域的彼岸。像野蛮人为了满足自己的需要,为了维持和再生产自己的生命,必须与自然进行斗争一样,文明人也必须这样做;而且在一切社会形态中,在一切可能的生产方式中,他都必须这样做。这个自然必然性的王国会随着人的发展而扩大,因为需要会扩大;但是,满足这种需要的生产力同时也会扩大。这个领域内的自由只能是:社会化的人,联合起来的生产者,将合理的调节他们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把它置于他们的共同控制之下,而不让它作为盲目的力量来统治自己;靠消耗最小的力量,在最无愧于和最适合于他们的人类本性的条件下来进行这种物质变换。但是不管怎样,这个领域始终是一个必然王国。在这个必然王国的彼岸,作为目的本身的人类能力的发展,真正的自由王国,就开始了。但是这个自由王国只有建立在必然王国的基础上,才能繁荣起来。”^{[5] (p. 926-927)}

伍德认为,马克思的论述展示了人类进化过程中的非道德标准,这一标准虽然批判资本主义,但马克思一直坚持的是非道德善的理论,对资本主义的批判也完全基于伦理原因而不是伦理理论。马尔科维奇认同伍德所提出的实践作为一种标准区别自我实现的、自由的以及商品社会的好的一面和奴役的、自我中心主义的、限制潜能等坏的一面^{[1] (pp. 282-95)}。但是,马尔科维奇始终坚持马克思的“实践”概念蕴含道德标准,实践作为目的本身的人类能力,其作用是使丰富的人类活动依据这一理想得以实现,其方式就是靠消耗最小的力量,在最无愧于和最适合于他们的人类本性的条件下进行物质变换,这里所称的人类本性就是一种道德标准。

二、马克思伦理思想的核心——实践是最高道德标准

何谓道德标准或道德的善?伍德认为,道德的善是我们所珍视的,因为这一道德法则告诉我们应该做什么。^{[1] (p. 283)}非道德标准的善也是我们所珍视的,因为我们相信它对我们和他人是好的,也就是说它满足人们的需要、欲望或者告诉我们什么是善。伍德受康德影响,承认一些事物同时具有道德和非道德的善,自由、社会、自我实现是明确的善,道德的善包括价值、权利、正义、履行责任等人类特征中值得称赞的部分^{[1] (p. 283)},对人

们有好处的善不是因为它是具有道德的善。在处理道德的善、意识和道德律关系时,伍德认为道德理论是规范的基本要求和基础,以此为根据,人类似乎是为了道德而道德,而不是为了人类自身的发展应该具有道德。尽管康德哲学或其他流派的义务论可能最终成为最好的道德理论。

马尔科维奇认为,我们不能根据是否谈及道德律等概念而界定一种理论“是”还是“不是”有关道德的。在道德方面,马克思反对康德哲学论断,始终追求什么是对我们有利的善,什么是使我们成为善的善。在这样的道德标准中,道德的意义也在改变,会因为性别、艺术、想象、爱以及教育机构等其他不同社会生活而不同^{[6] (p. 85)}。有利于我们道德的善才是实践,使我们成为善的善才是真正的善。马克思著作中没有提及道德律内容,但马克思始终提倡实践伦理学,坚持人能够也应该成为实践的存在。马克思的实践概念不是无意义的或仅仅停留于理论层面的,马克思始终如一地、忠诚地坚信理想,坚信实践是人的行为向导,但在必要的实践行为中,人们的社会性会因为其他问题而被也应该被放弃。真正的马克思主义一直在试图以一系列道德规范超越阶级和时代,以及各种伪装形式的局限,再现道德的所有历史形式^{[4] (p. 21)}。

马尔科维奇和伍德都承认自由、公社和自我实现是善,而阶级则不是善。伍德认为,马克思是一个道德的相对主义者;马尔科维奇认为,马克思是反相对主义的。道德相对主义认为,多样的道德,只要有集体或个人接受就是合法的。没有任何一种理性的方法可以判断不同的、不可比较的道德模式^{[7] (p. 36)},或者说没有一种道德对人们而言是最好的、最合理的;道德真理和奉行它的集体或个人有密切关系。马尔科维奇认为,道德相对论者的善、正确、应该或真理等概念都与具体的体系有关^{[7] (p. 36)},评估一个道德比另一个道德更好是不可取的,因为多样的道德和人类动机存在共同性和差别性,道德的一致性不能通过自身证明此一致性是正确的;同时,如果没有一个令人信服的方式去合理建构一个正确的伦理原则,那么所有其他相对的原则都是错误的。因此,显而易见,道德多样化思想明显暗示价值中立思想,并极力为资本主义道德观辩护。马克思伦理思想体现在实践的道德规范中,同时也展示于他所预设的正义原则中:一方面,马克思思想中蕴含伦理理想,这一理想表达最优的、普遍的人类特征^{[7] (p. 39)},即实践是道德和伦理理论中所谓的伦理理想;另一方面,实践的伦理理想包括义务论所关注的内容,是马克思所预示的分配正义原则的基础。此外,利益和义务的平等分配正是超越阶级和时代的实践的形式。普遍的规范是从来不能凭借自身而存在的,总是或多或少关联于一些特殊的、适用

的道德,这些确证的、最优的人类潜能的道德规范才能够作为标准去批判既定的社会。

三、马克思伦理思想的特征

(一) 科学性与道德责任的内在统一

伍德认为,马克思思想的科学性与其道德伦理责任相矛盾。既然马克思思想是科学的,就不可能再含有伦理思想,因为任何科学都是具有决定论性质,决定论必将使道德伦理责任无法成为可能。所以,道德规范只有在自由的能动者的前提下才能成为行为规范。但是如果决定论是真实的,那么就不可能有真正的能动者,因为能动者的决策和行为不能超越这一决定论。

马尔科维奇认为,马克思思想既是科学,同时也包含伦理学思想和政治活动,其科学性体现在描述、解释、诠释、预测而不包括道德责任和道德理论。“道德判断以道德责任为前提,道德责任以自由为前提”^{[8] (p.155)},如果这一自由是必然性的知识,那么这一自由就是虚假的。但是,科学尤其是社会科学不是不顾前提强调严格决定论的因果律^{[8] (p.151)},因果律仅仅阐述一些领域的必要性和充分性,社会科学在非道德领域中阐释和建构一种趋势而不是必然性。自由作为自我决策就发生在这一趋势之中。因果律通常不是必然的,而是限制或创造选择的可能性。在选择中,批判意识使人们得以自由。马尔科维奇坚信一个普通的成年人对他的行为应该负有道德责任,他越能承担责任就越能意识到各种可能性,而得到更多的自由^{[4] (p.20)}。伍德提出,按照马克思的观点,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由于道德实践、信仰和理论等都是上层建筑,因此,它们仅仅是经济基础的反映,道德依赖经济基础并被经济基础决定。马尔科维奇认为,这种思想是不正确的,因为社会经济因素不是绝对决定社会发展,而是适度的决定,事实上,经济因素更像一个过滤器,这个过滤器往往还被其他因素影响,包括道德目的指导的、自由的人类行为,正如我们所认识到的“社会上层建筑有自身的发展逻辑,反过来影响经济基础的发展”^{[4] (p.20)}一样。马尔科维奇假设,如果经济决定论是事实,我们就不能解释人们如何在如此缺乏自由的社会中为某些理想而献身的首创精神,因此,被人们创造出来的道德必定是一种改变世界的物质力量。

(二) 道德是一种意识形态

学者胡萨米和伍德同时断言,道德不应该是意识形态,道德代表不变的自然和社会法则,不考虑任何社会阶级问题。在胡萨米看来,根据马克思思想,无论哪些意识形态例如政治、法律、道德还是国家机构等都有两个决定维度:一是现存的生产方式(社会类型),另一个是阶级利益。因此,对道德的看法随生产方式的改变而改变,不同的生产方式决定不同的道德观,道德观必

定随着社会阶级结构的变化而变化。胡氏认为,意识形态是一系列表达社会阶级利益的思想,如果所有道德都是意识形态化的,那么道德将不代表正义。道德作为各种阶级利益的工具,仅仅是不同的、临时的社会阶级的组成部分。在合法性上来看,对于道德本身来说,必须是统一的、非历史、永恒的。

马尔科维奇对此观点进行了强烈的批判,他指出,马克思把意识形态与生产方式以及社会阶级联系起来,通过物质生产和社会阶级的关系解释道德的多样性、起源、内容及其变迁。在马克思思想中,道德具有两个层面:一方面是所有道德都是阶级的道德,不同阶级的道德表达该阶级特定的利益和需要^{[4] (p.21)};另一方面,在每个阶级道德中,整体的道德规范超越阶级和时代的界限,并以不同的形式再现于各个历史进程中^{[4] (p.21)}。普遍的人类道德或普遍的价值不能存在于柏拉图似的王国里,而总是以特殊的形式与各种阶级特征相联系^{[4] (p.21)}。在社会危机时刻,两个层面的道德是相互冲突的,即“一个真正先进的阶级的说和做是以全人类的名义,这一阶级的道德涵盖所有普遍的、无法实现的人类理想。”^{[4] (p.21)}假设道德是毫无意义的是不正确的,同时假设某一正确的道德是永恒的,是经受得住固有的价值标准评判的,如柏拉图模式的、自然法、康德哲学中的永恒的、自治的善等也是不正确的。这两种绝对论假设把道德定位于一个给定的模式中,不承认道德的历史性^{[7] (p.37)}。

四、马尔科维奇对马克思伦理思想的发展

在对马克思伦理思想进行探究的基础上,马尔科维奇提出伦理思想一定要实现事实 and 价值的统一,并且反对乌托邦主义。

韦伯以及实证主义思想家都认为,在事实 and 价值的明显区分在于事实能够被建构和证实,而价值是主观信仰、决策或偏好。南斯拉夫实践派代表人物之一彼得罗维奇指出,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源泉在于黑格尔哲学,马克思主义伦理学和规范理论是不存在的,并以此为根据反对韦伯实证主义关于事实和价值二分法论断,指出如果道德判断或道德理论可能,那么事实必须区别于价值。然而,在彼得罗维奇看来,事实是不能和价值相互区别的,因此,道德判断或道德理论是不可能的,也就是说马克思主义是没有伦理学特征的。马尔科维奇反对彼得罗维奇的观点,指出事实与价值不是绝对分离的。事实的表述展示了智力认知活动的结果,例如,认知、分类、定义和归纳推理,以及提供一些资料等。对比而言,价值不是为了建构、描述而是在积极表达赞成或否定,唤起类似的感情和对他的态度,描述行为的具体特征或者鼓励他人采取自己的,或者和自己相似的态度。我们知道,人们的许多表述都是模棱两可的,即同时展示报道事实和评估价值的功能。因为同

时富有两种功能的表述是我们所渴望的。马尔科维奇赞成泰勒对社会科学一般维度的描述,即:任何一种解释模式都蕴含着很多内容和一系列评价标准,除非我们不再使用这一模式。因为,价值可能会是无效的,我们只能认为描述体系试图支持这一价值,而不是建构它的确实性,但是对于政治科学而言,建构一种解释框架可以约束价值的范围。在一定的解释框架中,善毫无疑问被接受,而其他的特征则需要事前引证。因此,解释框架本身就不是中立的,而是以一定的方式进行价值评判。在马尔科维奇看来,事实 and 价值的区分在人们每天的谈论中和科学的解释中。事实和价值也试图使自身表述纯粹。马尔科维奇认为,事实有时候是区别于价值的;有时候二者是不能区别的。但是,道德判断或道德理论的不可能性是绝对不合理、合法的。伦理既能够也应该和科学连在一起,在可能的未来中,我们选择最好的和最道德的有效的手段去实现最优的目标。一定的时间和地点里,社会批判理论的非规范特征占主导地位。而其他一些时候,区分事实和价值或事实判断和规范判断是不可能的、不必要的、也是不可取的^[9]。

依据事实与价值的有机结合,马尔科维奇提出相当抽象的理论,在不同的社会也以不同的方式变得格外具体,因此,不像乌托邦主义,融科学性 with 道德责任于一体的社会批判理论必须明确策略和现实需要的解决方案。实践作为个体规范和派生的社会理想在某种意义上就是现实的,在历史上,这一理想已经实现过。“应是”意味着能够,能够被“已经”证明。关键的问题是,对于全部实践派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来说,可能性依赖于当前人类活动,当前的规范不能实现,不意味着未来也不能实现。因为,人类的能动性尤其是集体行动能够改变和扩大可能性。马尔科维奇指出,伦理理想超越现实并能在未来实现,社会批判理论除非在“是”和“应是”之间保有间隙否则就不彻底。尽管马尔科维奇的实践规范倡议历史的现实性,但是,他也意识到以实践为特征的社会角色作为社会理想的暂时不可实现性。或者对于目前和未来,清醒的现实主义者也可能犯错误,现在不可能的有时候会成为可能的。马尔科维奇否认不相关性在于理想的功效和人的动机。支持不相关思想的理论家指出:人们的动机来自于直接说出他们深刻的情感或者所关心的问题,规范的理论不能直接表达这样的情感,因

此,规范和价值是不相关的。马尔科维奇认为,即使情感可以包括囊括苏格拉底对于智慧和神的爱的理性的或道德的情感,现实中的伦理和政治理想也可以是历史的、有效的,能够具体表达人们关注的。当哲学家想要明确提出普遍问题时,他们必须实现把普遍问题转换成明确的理论,经验需要力量强大的社会集团作为基础条件,当哲学的普遍伦理和政治理想成为活生生的实践的时候,哲学便开始具有生机和活力。马尔科维奇坚信哲学和世界相关性的秘密就在于,哲学理论来源于丰富的现实世界和人们普遍的经验。

综上所述,通过对马克思伦理思想的捍卫,马尔科维奇再次把事实、道德、规范和价值基于人的全面解放联系起来,把道德至于特定的、具有价值偏好的政治社会环境中,从而为进一步的社会批判提供规范和行动指向。否认马克思伦理思想,否认道德与事实、规范 and 价值的关系,无疑是要把道德哲学与丰富的现实世界和人们普遍的经验相分离,使之成为给定的、现存的社会进行辩护。^[10](p.23) 马尔科维奇对马克思伦理思想的探究无疑会推动我们进一步反思哲学与伦理学的内涵,以及积极考量以人类真正关系为主要标志的社会发展问题。

【参 考 文 献】

- [1] Allen Wood, *Marx on right and justice*, *Philosophy and public affairs* 8, spring 1979
- [2] George Brenkert, *Marx, Engels and the relativity of Morals*, *Studies in Soviet Thought*, vol 17, 1977, pp201-224.
- [3] Mihailo Markovic, *From affluence to praxis: philosophy and social criticism*, Michigan: 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1974.
- [4] Mihailo Markovic, *Marxist Humanism and Ethics*, *Inquiry*, vol6, 1963.
- [5] 马克思全集. 第25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74.
- [6] Sara Ruddick, *Better Sex in philosophy and sex*, Buffalo: Prometheus books, 1975.
- [7] Mihailo Markovic, *Historical Praxis as the Ground of Morality and reply to Kurtz*, Buffalo: Prometheus Books, 1980.
- [8] Svetozar Stojanovic, *Between Ideals and Reality: A Critique of Socialism and Its Future*,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3.
- [9] 杨文圣. 西方马克思主义对马克思社会批判方法的选择[J]. 理论探讨, 2009(9).
- [10] Mihailo Markovic, *Marxist Humanism and praxis*, Buffalo: Prometheus Books, 1978.

(作者系哈尔滨工程大学副教授,哲学博士)

[责任编辑 冒洁生]